

賈平凹

散文大系

第一卷

漓江出版社

賈平凹散文大系

373482

(桂)新登字 03 号

贾平凹散文大系·第一卷

贾平凹 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地质测绘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125 插页 3 字数 317,000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平 1—6,000 册

精 1—2,000 册

ISBN 7-5407-1287-2/I · 887

定价：平 10.50 元

精 15.50 元



贾平凹

11. “山环水匝古渝州，一丘晴晓碧如秋。口口口口口落，塞烟
淡月当修女，~~疑~~^疑丽质若羊龙，半夕明灯处掩连峰……里五年前乘船
到，文屏依旧白玉封。”

2. 這一子彈頭，我測量了兩次，是經過文化層一層的。在中國新石器時代
時代，這種子彈頭已經很普遍了。這種子彈頭在中國新石器時代已經很普遍了。
它不是獨特的。這件子彈頭是 1953 年在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發現的。

王五在衙門和有一批奸商一起向官府送假銀，被捉拿而死，官府審定爲一級謀反。鄭公指責唐王的冤枉之法，二臣認爲一件巧事，是王房書《金瓶梅》時所作大體主筆。此前王房因怕《金瓶梅》被充禁書，不常被用，至以發生病，因此不見用，他這時上不納錢已危殆了。二臣對此都無辭辯，一致同意處死王房。

5
天子嘗以錢三十三年，于今不遠世年，而寺也據鄙時人異士，苟而
不聞有公之奏，矣。夫仲尼予魯空斂而觀周，亦未之或勝也。
而或此上后即善擅吳魏凡文七言，更向雪一臥病，伏无談
及者，辛卯季夏自南而北之，丁巳日集海懶，昨夢漳浦
詔阿連累，軍人奇之而來，辛卯日击海懶。昨夢漳浦
詔里九，急上忘主，今事友人接故寺中，乃共空斂而與其勝之。
無詩詞字海連仙光也，但若素第三還已而病瘧後
既數字不遠其妙也。”

道光丙午夏，余至此游，适雨过，许多山中佳处，未之得见。盖其时，
山中多雾，不晴，又多云，又兼水不甚清，恐以是故，得其精妙。
至于湖洲，深浅，引弓射野兽，以取其肉，又忌以生熟，或生食，或熟食，
皆可也，而不可生。却也。既以是故，问其时，山中佳处，何以得之？余答曰：
(性情)

作者手迹

目 录

丑 石	(1)
静虚记	(3)
一棵小桃树	(8)
入川小记	(12)
鸟 窠	(18)
夜 簿	(22)
泉	(28)
清润的石板	(32)
观沙砾记	(37)
空谷簫人	(39)
月 迹	(44)
冬 景	(48)
地 平 线	(52)
夜游龙潭记	(54)
陈 炉	(58)
登鸡冠山	(63)
落 叶	(65)
夜在云观台.....	(67)

白 夜	(71)
对 月	(75)
文 竹	(77)
冬 花	(80)
溪	(84)
池 塘	(88)
延安街市	(91)
雨花台拣石记	(95)
紫阳城记	(99)
月 鉴	105)
钓 者	(110)
盼 儿	(116)
云 雀	(119)
读 山	(122)
延安杜甫川牡丹山记	(126)
访 兰	(130)
五 味 巷	(132)
黄 土 高 原	(138)
爱的踪迹	(144)
天上的星星	(148)
大洼地一夜	(151)
当我路过这段石滩	(154)
地下动物园	(157)
十八碌碡桥	(160)
弯榆杂感	(162)
静	(164)

三月十一日过留坝县	(167)
延川城感觉	(169)
品 茶	(171)
草 记	(175)
访 梅	(177)
宜君记	(181)
在米脂	(184)
小 巷	(188)
燕 子	(190)
走三边	(193)
太阳路	(204)
风 筝	(207)
母 亲	(213)
哭 婶 娘	(217)
一位作家	(223)
老人和鸟儿	(229)
耍蛇记	(232)
知 道	(235)
退 婚	(238)
张良庙记	(246)
拐杖记	(247)
火水火鱼记	(248)
弦	(249)
梦	(252)
在这块土地上	(257)
自在篇	(260)

“卧虎”说	(265)
山地向导	(267)
溪流	(269)
战胜自己	(271)
给读者朋友们	(274)
我的叶子	(276)
爱和情	(277)
语言	(283)
观察	(288)
性格心理调查	(292)
他回到长九叶树的故乡	(295)
一匹骆驼	(303)
相思	(309)
风景	(312)
求缺亭	(315)
崆峒山笔记	(319)
观菊	(322)
未名湖	(323)
红石峡	(325)
游寺耳记	(327)
干雨松	(328)
柞水丝绸厂	(330)
法门寺塔	(332)
黄甫峪	(334)
石砭峪	(336)
高观潭	(338)

仙游寺.....	(340)
冰风洞体验.....	(344)
柳 湖.....	(349)
一个有月亮的渡口.....	(351)
我的小学.....	(357)
初中毕业后.....	(363)
陕西小吃小识录.....	(375)
初人四记.....	(393)

丑 石

我常常遗憾我家门前的那块丑石呢：它黑黝黝地卧在那里，牛似的模样；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留在这里的，谁也不去理会它。只是麦收时节，门前摊了麦子，奶奶总是要说：这块丑石，多碍地面哟，多时把它搬走吧。

于是，伯父家盖房，想以它垒山墙，但苦于它极不规则，没棱角儿，也没平面儿；用錾破开吧，又懒得花那么大气力，因为河滩并不甚远，随便去掮一块回来，哪一块也比它强。房盖起来，压铺台阶，伯父也没有看上它。有一年，来了一个石匠，为我家洗一台石磨，奶奶又说：用这块丑石吧，省得从远处搬动。石匠看了看，摇着头，嫌它石质太细，也不采用。

它不像汉白玉那样的细腻，可以凿下刻字雕花，也不像大青石那样的光滑，可以供来浣纱捶布；它静静地卧在那里，院边的槐荫没有庇覆它，花儿也不再在它身边生长。荒草便繁衍出来，枝蔓上下，慢慢地，竟绣上了绿苔、黑斑。我们这些做孩子的，也讨厌起它来，曾合伙要搬走它，但力气又不足；虽时时咒骂它，嫌弃它，也无可奈何，只好任它留在那里去了。

稍稍能安慰我们的，是在那石上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坑凹儿，雨天就盛满了水。常常雨过三天了，地上已经干燥，那石凹里

水儿还有，鸡儿便去那里喝饮。每每到了十五的夜晚，我们盼那满月出来，就爬到其上，翘望天边；奶奶总是要骂的，害怕我们摔下来。果然那一次就摔了下来，磕破了我的膝盖呢。

人都骂它是丑石，它真是丑得不能再丑的丑石了。

终有一日，村子里来了一个天文学家。他在我家门前路过，突然发现了这块石头，眼光立即就拉直了。他再没有走去，就住了下来；以后又来了好些人，说这是一块陨石，从天上落下来已有二三百年了，是一件了不起的东西。不久便来了车，小心翼翼地将它运走了。

这使我们都很惊奇！这又怪又丑的石头，原来是天上的呢！它补过天，在天上发过热，闪过光，我们的先祖或许仰望过它，它给了他们光明，向往，憧憬；而它落下来了，在污土里，荒草里，一躺就是几百年了？！

奶奶说：“真看不出！它那么不一般，却怎么连墙也垒不成，台阶也垒不成呢？”

“它是太丑了。”天文学家说。

“真的，是太丑了。”

“可这正是它的美！”天文学家说，“它是以丑为美的。”

“以丑为美？”

“是的，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正因为它不是一般的顽石，当然不能去做墙，做台阶，不能去雕刻，捶布。它不是做这些小玩意儿的，所以常常就遭到一般世俗的讥讽。”

奶奶脸红了，我也脸红了。

我感到自己的可耻，也感到了丑石的伟大；我甚至怨恨它这么多年竟会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而我又立即深深地感到它那种不屈于误解、寂寞的生存的伟大。

静虚村记

如今，找热闹的地方容易，寻清静的地方难；找繁华的地方容易，寻拙朴的地方难，尤其在大城市的附近，就更其为难的了。

前年初，租赁了农家民房借以栖身。

村子南九里是城北门楼，西五里是火车西站，东七里是火车东站，北去二十里地，又是一片工厂，素称城外之郭。奇怪台风中心反倒平静一样，现代建筑之间，偏就空出这块乡里农舍来。

常有友人来家吃茶，一来就要住下，一住下就要发一通议论，或者说这里是一首古老的民歌，或者说这里是一口出了鲜水的枯井，或者说这里是一件出土的文物，如宋代的青瓷，质朴，浑拙，典雅。

村子并不大，屋舍仄仄斜斜，也不规矩，像一个公园，又比公园来得自然，只是没花，被高高低低绿树、庄稼包围。在城里，高楼大厦看得多了，也便腻了，陡然到了这里，便活泼泼地觉得新鲜。先是那树，差不多没了独立形象，枝叶交错，像一层浓重的绿云，被无数的树桩撑着。走近去，绿里才见村子，又尽被一道土墙围了，土有立身，并不苦瓦，却完好无缺，生

了一层厚厚的绿苔，像是庄稼人剃头以后新生的青发。

拢共两条巷道，其实连在一起，是个“U”形。屋舍相面，门对着门，窗对着窗；一家鸡叫，家家鸡都叫，单声儿持续半个时辰，巷头家养一条狗，巷尾家养一条狗，贼便不能进来。几乎都是茅屋。并不是人家寒酸，茅屋是他们的讲究：冬天暖，夏天凉，又不怕被地震震了去。从东往西，从西往东，茅屋撑得最高的，人字形搭得最起的，要算是我的家了。

村人十分厚诚，几乎近于傻昧，过路行人，问起事来，有问必答，比比划划了一通，还要领到村口指点一番。接人待客，吃饭总要吃得剩下，喝酒总要喝得昏醉，才觉得惬意。衣着朴素，都是农民打扮，眉眼却极清楚。当然改变了吃浆水酸菜，顿顿油锅煎炒，但没有坐在桌前用餐的习惯，一律集在巷中，就地而蹲。端了碗出来，却蹲不下，站着吃的，只有我一家，其实也只有我一人。

我家里不栽花，村里也很少有花。曾经栽过多次，总是枯死，或是萎琐。一老汉笑着说：村里女儿们多啊，瞧你也带来两个！这话说得有理。是花忌妒她们的颜色，还是她们羞得它们无容？但女儿们果然多，个个有桃花水色。巷道里，总见她们三五成群，一溜儿排开，横着往前走，一句什么没盐没醋的话，也会惹得她们笑上半天。我家来后，又都到我家来，这个帮妻剪个窗花，那个为小女染染指甲。什么花都不长，偏偏就长这种染指甲的花。

啥树都有，最多的，要数槐树。从巷东到巷西，三搂粗的十七棵，盆口粗的家家都有，皮已发皱，有的如绳索匝缠，有的如渠沟排列，有的扭了几扭，根却委屈得隆出地面。槐花开时，一片嫩白，家家都做槐花蒸饭。没有一棵树是属于我家的，

但我要吃槐花，可以到每一棵树上去采。虽然不敢说我的槐树上有三个喜鹊窠、四个喜鹊窠，但我的茅屋梁上燕子窝却出奇地有了三个。春天一暖和燕子就来，初冬逼近才去，从不撒下粪来，也不见在屋里落一根羽毛，从此倒少了蚊子。

最妙的是巷中一眼井，水是甜的，生喝比熟喝味长。水抽上来，聚成一个池，一抖一抖地，随巷流向村外，凉气就沁了全村。村人最爱干净，见天天有人洗衣。巷道的上空，即茅屋顶与顶间，拉起一道一道铁丝，挂满了花衣彩布。最艳的，最小的，要数我家：艳者是妻子衣，小者是女儿裙。吃水也是在那井里的，须天天去担。但宁可天天去担这水，不愿去拧那自来水。吃了半年，妻子小女头发愈是发黑，肤色愈是白皙，我也自觉心脾清爽，看书作文有了精神、灵性了。

当年眼羡城里楼房，如今想来，大可不必了。那么高的楼，人住进去，如鸟悬窠，上不着天，下不踏地，可怜怜掬得一抔黄土，插几株花草，自以为风光宜人了。殊不知农夫有农夫得天独厚之处，我不是农夫，却也有一庭土院，闲时开垦耕耘，种些白菜青葱。菜收获了，鲜者自吃，败者喂鸡，鸡有来杭、花豹、翻毛、疙瘩，每日里收蛋三个五个。夜里看书，常常有蝴蝶从窗缝钻入，大如小女手掌，五彩斑斓。一家人喜爱不已，又都不愿伤生，捉出去放了。那蛐蛐就在台阶之下，彻夜鸣叫，脚一踩，噤声了，隔一会，声又起。心想若是有个儿子，儿子玩蛐蛐就不用跑蛐蛐市掏高价购买了。

门前的那棵槐树，唯独向横的发展，树冠半圆，如裁剪过一般。整日看不见鸟飞，却鸟鸣声不绝，尤其黎明，犹如仙乐，从天上飘了下来似的。槐下有横躺竖蹲的十几个碌碡，早年碾场用的，如今有了脱粒机，便集在这里，让人骑了，坐了。每

天这里人群不散，谈北京城里的政策，也谈家里婆娘的针线，谈笑风生，乐而忘归。直到夜里十二点，家家喊人回去。回去者，扳倒头便睡的，是村人，回来捻灯正坐，记下一段文字的，是我呢。

来求我的人越来越多了，先是代写书信，我知道了每一家的状况，鸡多鸭少，连老小的小名也都清楚。后来，更多的是携儿来拜老师，一到高考前夕，人来得最多，提了点心，拿了酒水。我收了学生，退了礼品，孩子多起来，就组成一个组，在院子里辅导作文。村人见得喜欢，越发器重起我。每次辅导，门外必有家长坐听，若有孩子不安生了，就进来张口就骂，举手便打。果然两年之间，村里就考中了大学生五名，中专生十名。

天旱了，村人焦虑，我也焦虑，抬头看一朵黑云飘来了，又飘去了，就咒天骂地一通，什么粗话野话也骂了出来。下雨了，村人在雨地里跑，我也在雨地跑，疯了一般，有两次滑倒在地，嗑掉了一颗门牙。收了庄稼，满巷竖了玉米架，柴禾更是塞满了过道，我骑车回来，常是扭转不及，车子跌倒在柴堆里，吓一大跳，却并不疼。最香的是鲜玉米棒子，煮能吃，烤能吃，剥下颗粒熬稀饭，粒粒如栗，其汤有油汁。在城里只道粗粮难吃，但鲜玉米面做成的漏鱼儿，搅团儿，却入味开胃，再吃不厌。

小女来时刚会翻身，如今行走如飞，咿哑学语，行动可爱，成了村人一大玩物，常在人掌上旋转，吃过百家饭菜。妻也最好人缘，一应大小应酬，人人称赞，以至村里红白喜事，必邀她去，成了人面前走动的人物。而我，是世上最呆的人，喜欢静静地坐地，静静地思想，静静地作文。村人知我脾性，有了新鲜事，跑来对我叙说，说毕了，就退出让我写，写出了，嚷着要我念。我念得忘我，村人听得忘归；看着村人忘归，我一

时忘乎所以，邀听者到月下树影，盘脚而坐，取清茶淡酒，饮而醉之。一醉半天不醒，村人已沉睡入梦，风止月暝，露珠闪闪，一片蛐蛐鸣叫。我称我们村是静虚村。

鸡年八月，我在此村为此村记下此文，复写两份，一份加进我正在修订的村史前边，作为序，一份则附在我的文集之后，却算是跋了。